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 人格與作風

尤雅士蒙席

1992年12月7日，教宗正式介紹新編的《天主教教理》時，在場的有幾位羅馬聖部的首長、各國的外交官員和各主教團教義委員會的代表。當時他表示：「新編《天主教教理》的出版，可以算是近代教會歷史上一件重要的大事。這是一個寶貴的禮物，因為它忠實的重申各時代的天主教信仰；這也是一個豐富的禮物，因為有許多主題都仔細且深入的研究過；這是一個適時的禮物，因為它答覆現時代的要求和需要；而最重要的，這是一個真實的禮物，它介紹天主教在基督內所啓示的真理，把這個真理交付給我們的教會。教理解釋這個真理，是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光照下來解釋的，這個真理是我們所相信的，所慶祝的，是我們活出來的，是我們在祈禱中表達的，而且我們這樣做，是爲了表達我們對耶穌基督非常忠信的依賴。」

教宗希望這個歷史性的文件是爲我們生活在廿世紀末的人所給的，也是爲未來要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人而給的。這個真理是我們所相信的，所慶祝的，所生活出來的，也是我們所祈禱的。意思是我們對這個教理的內容不只是要有知識性的認識，也要有個人信仰的投入。我們也要努力培養自己的靈修生活，這樣才能真正接受這個教理。“catechesis”源於希臘文，意思是「製造一個回音」。所以每次我們閱讀教理時，也應當在我們的生活和態度上有一個回

應。

我們對天主的信仰是在歷史和文化的環境中實現的。去年，拉辛格（Ratzinger）樞機在香港參加大會時曾說：「世上沒有赤裸單純的宗教，信仰是在文化裡面的，信仰創造文化，信仰本身也是個文化。」

這個教理已經是對現在教會生活的一個回應。因為在1985年的世界主教會議中，主教們已經表示希望有一個新編的教理書。

既然教理的主要作者是教宗，所以我們今天藉此機會了解教宗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他也是一位歷史和文化所培養的人。他的信仰是在波蘭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他願意將他的信仰和教會的信仰傳遞給今日世界的人。當然，這不是基於他個人的說服力，而是基於他所信服的教會信仰。

大家可能知道，教宗的演講和通諭大部分都是他親自寫成的。當然，他還有一組人員在協助他，但是，第一手原稿通常都是出自他的手筆。新教理可以說透露教宗的獨到看法。我說他有一組人員在幫助他，因為歷代教宗都是如此。一位教宗不可能處理所有待寫的專題。有一次教宗若望廿三世面對一萬名教師演講，他愈唸愈覺得這篇講稿不適合當日的聽眾，於是他將講稿收進口袋，並且說：「今天我的助手似乎工作得不夠好，所以我現在要發自內心的對你們說話。」

在新編的教理第三部分「在基督內的生活」，可以清楚的看到教宗的精神。在讀第三部分時，你幾乎像是在讀「真理的光輝」勸諭的精選部分。「真理的光輝」是一篇關於神律和自然道德律、良心、自由和真理、人性尊嚴、恩寵、仁愛等等的倫理勸諭。教理在其他部分也多次引用別的勸諭，例如「人類救主」通諭、「一百週年」通諭、「家庭團體」勸諭、「救主的使命」通諭等等。但特別

是教宗最近出版的這道「真理的光輝」通諭，在教理書中出現最多。我由第一手消息知道「真理的光輝」幾乎全是教宗親自寫的，這也就是爲什麼在教理書中可以看到許多教宗的看法。教宗的個人信仰和對教義的知識也可以直接從教理書或引文（引用自教宗的作品）中看到。

在「真理的光輝」通諭的序文中，教宗指出此通諭與新教理的關係：「這本通諭遲至今日才出版，是因爲應該先出版新編的《天主教教理》，再出版此通諭。因爲新教理對天主教的倫理知識有比較完整及系統性的介紹。而通諭只發揮某幾個倫理教導的基本問題而已。」

教宗於1978年10月16日當選。他在第一次演講時形容自己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這話並不誇大。「波蘭位於歐洲大陸的中央，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被共產政權統治以後，我們被孤立了四十五年之久。我們在波蘭對於西方世界還有一些了解，因爲我們努力的從收音機或私下傳遞的文章中得到一些消息，但西方世界對我們的情況所知有限。我記得1970年我到德國參加一個德語課程時，有一位從歐洲國家來的學生，我在此不提他的姓名，他不知道波蘭瀕臨波羅的海，且我們有五百公里的海岸線。我們自己對蘇俄所知不多，她也是一個共產國家。」這就是爲什麼教宗說他是從一個很遠的地方來的。

當他被選爲教宗的消息傳出以後，許多人很驚訝，自問這些樞機爲什麼要選這位不出名的克拉考（Cracow）教區的總主教做教宗呢？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的樞機都相當認識他。當然，他不像與他同一國家的華沙樞機主教魏辛斯基（Wyszynski）那麼出名。但是在樞機主教當中，他已是相當著名的一位。

他參加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時還是克拉考（Cracow）教區

的年輕輔理主教。他是1958年被選為主教的，當時他只有38歲。大公會議開始時，他正值41歲。他幾乎參與了全部的討論會議，除了一部分因故未能參加。當時共產政府爲了分化波蘭的主教團，只允許某幾位主教去羅馬，而另外幾位則被留在國內。最後主教們決定那一次大家都不去羅馬。總之，他差不多參與了全部的梵二過程，並且大家知道他對「教會憲章」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這兩份文件有相當明顯的貢獻。

大公會議之後，他於1967年被選爲樞機主教，此後，他更積極的參加教會的大型會議，特別是幾次的世界主教會議使得他被許多人賞識。他曾擔任1964年世界主教會議的主席。他是唯一前後三次連任世界主教會議常務委員的主教。每次主教會議之後，都有幾位主教被選爲主教會議的常務委員，他們的任務是執行前一次會議的決定並籌備下一屆的世界主教會議。他連續被選三次，意味這些樞機和主教都認識他且欣賞他。也許他們沒有料到他當教宗的這種表現，但是他們認識他，並且我希望他們沒有後悔選了他。當然，我們相信天主聖神也在領導主教們做這樣的選擇。

教宗從前在他的教區時就是一位很好的牧者。他對世界各地也有許多認識，因爲當時波蘭的首席主教魏辛斯基樞機會好幾次邀請他去拜訪散佈在世界各地的波蘭人團體。因此他到過許多地方，亞洲、新幾內亞、紐西蘭、澳洲等。

因爲我與教宗有些私交，因此我想介紹幾件他的生活插曲給大家。我於1961年進入克拉考教區的大修院，當時他是輔理主教並且教授倫理學和倫理神學。聽說他是一位仁慈但要求很高的教授，所以我很高興在我進入修院時他正好離開修院的教職，而只在Lublin的天主教大學教書。我們就由另一位老師教我們倫理神學。

他擔任輔理主教時，曾到整個教區做牧靈探訪，同時還在大學

教書。他是一位非常努力工作，而工作量又很大、很忙的人。我聽說有時候他到學校教書時，會先要求學生到教室外面等幾分鐘，他說：「我需要在上課之前喘一口氣。」因為牧靈訪問使他非常疲勞。

他最喜歡訪視的地方之一就是大修院。他特別喜歡參加我們的節慶表演會，大約一年二、三次，像是四旬期前的嘉年華晚會。他喜歡聽我們做的詩，編寫的戲劇等等，因為我們會在當中對我們的長上開一些玩笑。他喜歡這些因為他年輕時非常熱中戲劇，他喜歡創作。當然，他也會在其他正式的場合到我們修院來。當時我們一共約有四百位修生，他為了認識我們，每天早上邀請兩位修生做輔祭，然後與他們共進早餐。就這樣，他能叫得出每位修生的名字。後來，我們教區共有約一千五百位神父，而他都認識他們。

我比較認識教宗是因為我曾擔任兩年的慶典禮儀團的團長。我可以隨時去請教他。那個時期波蘭有許多的慶典，我們正在慶祝波蘭建教一千週年。我們有一個九年的準備過程，類似九日敬禮。主教們決定用Czestochowa的聖母像（非常出名的黑面聖母）遊行每個教區和堂區，以便於教友們朝聖。但是政府禁止這樣的遊行。他們說：「你們不可以這樣做，因為會擾亂公眾的生活。」政府決定：「不可以用聖像！」主教們因此決定只用空的像框和象徵基督的蠟燭遊行每一個教區。聖母將基督帶給世上每個人。由於無法看到聖母像，只看到象徵性的像框，波蘭人民更可以發揮他們的想像力。而且這樣敬禮聖母也很適當，因為它引導我們歸向基督。我還記得當時有些其他國家的人取笑波蘭人民，認為我們對聖母的敬禮太誇張了。他們還開玩笑說：教宗保祿六世計劃訪問波蘭，特別是要查看他們在聖體櫃內供的是耶穌還是聖母！

有時我也陪同主教（現在的教宗）去參加慶典，有時也去某些

本堂。我記得有一次復活節，我們去全波蘭最大的本堂（當時也是全歐洲最大的），有十二萬教友。這個堂區在Nowa Huta，是共黨建立的一個象徵社會主義的新城市，城裡沒有一間教堂。廿年來，當地人民就在露天廣場舉行慶典。只有祭台有些遮蓋。你們可以想像冬天零下20或30度或在下雨的時候的情形是如何！那個復活主日的早晨我們有遊行。大約早上五點鐘，成千上萬的人在寒冷的泥地上祈禱、等待。教宗就是這樣參與著人民的生活，而波蘭人民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信仰一天比一天更堅強。

由於我負責慶典的職務關係，常常有機會更認識他。我很欣賞他在行為和生活上都過著簡樸的生活。照顧他起居生活的一位女士一直勸他換掉破舊的鞋子，但他不願意，並且說舊鞋子穿起來比較舒服。當他去主教座堂舉行禮儀時，他必須穿上禮儀的特殊鞋子，有一次在上祭台前他告訴我說：「我真想放棄這樣的配備，這雙豪華的鞋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在他擔任總主教（1964年）多年以後，他仍留在他擔任輔理主教時住的房子裡。他真的為神父和主教們留下簡樸的良好榜樣。

他非常堅持神父們該有良好的神學培育，而當時在波蘭是不可能成立獨立的神學院。他發現在克拉考有一所拉特朗大學（Lateran）的附屬學院，於是要求羅馬同意將他們的修院附屬在此學院之內，神父們就可以得到較高的知識和學位。他也要求神父們要妥善準備要理講授。由於我們不准在學校教授要理，所以我們教區就在本堂組織要理班。事實上這樣更好，共黨就無法控制來上要理課程的人。我記得我在本堂工作時，除了例行的聽告解時間和探訪病人等工作之外，每週還要上卅個小時的要理講授課程。他要求這樣的宗教教育，要我們妥善準備要理，提供給教友們。

因為那時波蘭所提供的教育有許多缺陷。教宗就提供許多週末

營，讓年輕人在假日一起上山，到山上學習宗教及歷史課程，讓他們研讀波蘭真正的歷史，而不是學校所教的那一套。除了歷史課，也有文學課。他真的在促進教友們的宗教文化發展。

教宗也是一位常常祈禱的人。我記得幾次陪同他去一些本堂時，他在到達時與人寒暄過後，就開始唸玫瑰經，或閱讀聖書。他常常喜歡在聖堂工作，有一個好處是在那裡沒有人會來打擾他，但主要理由是因為可以隨時祈禱。有一次，我們出去滑雪三天。他說：「現在就好比是工作的日子。如果我們一天工作八個小時，我們滑雪也該一天滑八個小時。」然後他又說：「你們年青人去玩你們的，我要玩我的滑雪。」每次他滑下斜坡後，就拿起聖書或玫瑰念珠，站幾分鐘，在下一滑坡之前先祈禱一下。每一個與他親近而認識他的人都感受到他有很深的靈修生活。

雖然他在靈修生活上，用上面敘述的方式表達，不過與他交往的人並不覺得他這樣的態度太過分或是不自然。當他被指派為主教的時候，大家找不到他，因為他和一群年青人在波蘭境內的一個大湖度假，當時他正在划船。魏辛斯基樞機很不容易找他以便問他是否接受這樣的任命。過了幾天，他們找到他以後，他答應了，然後繼續他的度假活動。

教宗也是一個非常謙遜的人。共產政府裡有幾個人想要製造波蘭兩位樞機主教之間的緊張。他的態度是常常謙遜的在華沙的樞機後面。在他當選教宗一個月以前，他和魏辛斯基樞機及其他幾位主教共同組成的代表團一起到德國與當地教會和好。他參加了全部的會議。一個月之後，他被選為教宗，其他人想從當次會議的照片中找他，但沒有找到一張合適的，因為他總是很謙遜的站在一個角落。整個會議的過程中，他都設法讓魏樞機站在前面。

上主給了這位教宗許多恩寵、能力，特別是過人的記憶力。去

年我回羅馬述職時，他突然提起我在書面報告中的一些問題。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因為在報告中的事情他記得比我還要清楚。有些人名和事情我已經幾乎記不得了。

在教宗的行動和靈修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視人的尊嚴、人的超越的幅度和人的幸福。當他在共產黨統治的環境下做神父，做主教的時候，他一直渴望讓老百姓不至於失望，維護他們的尊嚴，並渴望他們能在耶穌基督、在信仰中找到人生的意義。他最基本的信念就是「人類的救主」通諭裡的中心思想。他堅信人類用自己的理智和才幹，經由痛苦和罪惡等，都無法真正了解自己，唯有接近基督，人類的救主，才有可能做到。

基於對人的強烈重視，促使他到處進行牧靈性的訪視。他請求政治家為和平努力，他邀請有權勢的商界老闆與窮人團結一致，他也鼓勵教內人士努力謙遜、聖化自己並獻身於愛。

凡是他所宣講的，他都照樣生活出來，為給今日世界的人們一個福音的見證。

我認為教宗身上也帶有某種先知性的能力。我記得教宗若望保望一世去世以後，現在的教宗在克拉考為他舉行追思彌撒。他說道：「我們很快就可以明白天主的計劃，為什麼祂在波蘭聖母的瞻禮日（八月廿六日）選了這位教宗，卻又讓他這麼突然的過世了。」兩週以後，他被選為教宗，一位來自波蘭的教宗。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先知性的講道。

教宗非常敬禮聖母，他常常用「我完全屬於妳」這句話來表達。他對聖母的敬禮也是他願意表達對降生成人的奧蹟的肯定，他願意將教會的信仰分享給全人類。我們常稱譽教宗碧岳十二世為天使般的牧者，同理我們也可稱當今教宗為和平的牧者，因為他確實非常致力於人與人之間的了解與和平。

在教理書的序文裡，教宗向聖母祈禱說：「切願信仰的真光解救人類脫免無知和罪惡的奴役，獲得真正的自由，就是耶穌基督在聖神領導之下所給我們的那種自由。」

在此，我也祝福神學研習會在聖神的領導下，能夠順利成功！